

## 译者感言

与怀特海及此书结缘已逾十载。2005年的金秋时节,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王治河老师陪同本书的作者布坎南博士远渡重洋,来到山东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在这次交流中,“怀特海”和他的“有机(过程)哲学”第一次进入耳畔。也就是缘于那一次的契机,受布坎南博士的信任与委托,将他的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有道是“十年磨一剑”,一本书翻译十年,也是始料未及的。之所以如此,源于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内容之艰深,语言之晦涩。在《万物有情论:怀特海与心理学》一书中,作者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试图将怀特海的哲学思想与心理学的研究相结合,彼此印证,相互支持。对于长期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译者而言,哲学知识的匮乏使得在翻译哲学部分的内容时常常捉襟见肘,山穷水尽,更何况怀特海的哲学思想深邃,博大精深,形而上学,使得翻译过程更加步履维艰,经常边读边学,边学边译,甚至全部推倒重来。但之所以没有放弃,咬牙坚持下来,除了不能辜负布坎南先生的信任和本人的承诺外,还在于这本书的大胆尝试与新颖的观点无论对理解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还是从事心理学的研究都是大有启发的。尤其对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译者而言,更关注此书的心理学意义。

## 万物有情:一种新的宇宙论

■陈英敏 刘玉

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1879年,心理学开始摆脱传统的主观思辨的研究范式,转而采用自然科学领域客观实证的方法研究人的精神活动,被看作是现代心理学诞生的标志。方法的变革使心理学获得了独立与繁荣的同时,也逐渐曝露出一系列的问题,如唯科学主义、方法中心、还原论、决定论、二元论及过分强调元素分析的方法等,使人的心理被物化、机械化、被动化、分裂化……人性被误读,心理学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一度成为一门“危机的科学”。现代心理学的危机其实质是西方现代理性精神,即人类中心主义、二元逻辑思想、唯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极端发展的恶果,说到底是一种哲学的危机,一种文化的危机。心理学要走出危机,摆脱困境,一是要从心理学内部自我反思、自我超越;二是要积极寻求外部资源,如哲学的启示与支持。

布坎南博士在《万物有情论》中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在该书中,布坎南博士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超个人心理学的研究为切入点,不仅分别阐释了过程哲学与超个人心理学的基本观点,而且尝试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超个人心理学结合起来,一方面用来自超个人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补充和

廓清怀特海的宇宙论和哲学,为其理论提供证据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运用过程哲学提供的一些方法对来自超个人领域的证据和理论进行了阐明、解释和评价,为超个人心理学的洞见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资料丰富的基础与可供参照的理论框架,并对所有传统心理学的问题均有所启发。两种观点相互交织,相互支持,互惠交融,彼此增进。虽然作者的某些观点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但正如怀特海所言:“没有全部的真理;所有真理都是一半的真理。想将之当作全部的真理就是在扮演魔鬼。”因此,无论是否认可书中的观点,布坎南博士的这本著作至少提供了一种视角,一种主张万物有情的宇宙论。这是一种我们时代所极度缺乏的宇宙论,一种有意义的宇宙论。

按照这种宇宙论,万物有情。宇宙不是被视作死物质的堆积或机械的组合,而是看作是情感的海洋,“感受”(feeling/prehension)贯穿于整个世界之中,存在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中,因为构成自然的基本单位是有经验的、有情感的、自主的、创造性的存在。在这样的世界中,正如歌曲《风的颜色》所唱的那样:“岩石有生命,树木有灵气,万物皆有灵。”人自然也活得像人。万物有情论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是从根本上克服了心物对立,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消解了现代西方哲学家在人类与自然之间人为设置的对来自超个人领域的证据和理论进行了阐明、解释和评价,为超个人心理学的洞见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资料丰富的基础与可供参照的理论框架,并对所有传统心理学的问题均有所启发。两种观点相互交织,相互支持,互惠交融,彼此增进。虽然作者的某些观点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但正如怀特海所言:“没有全部的真理;所有真理都是一半的真理。想将之当作全部的真理就是在扮演魔鬼。”因此,无论是否认可书中的观点,布坎南博士的这本著作至少提供了一种视角,一种主张万物有情的宇宙论。这是一种我们时代所极度缺乏的宇宙论,一种有意义的宇宙论。

而在作者看来,缺乏这样一种有意义的宇宙论“是当前世界危机的主要原因”(196页)。

这方面,现代机械世界观难辞其咎。按照这种科学还原主义和机械唯物论构造的世界观,构成自然的基本单位是全然没有经验的,是不能自我决定的。“自然只是那个乏味的东西,无声,无色,无味,唯有质料在无止境地,无意义地往来憧憬。”(第7页)显然这是一个被“祛魅”了世界。“祛魅”后的世界里,自然成为僵死、无生命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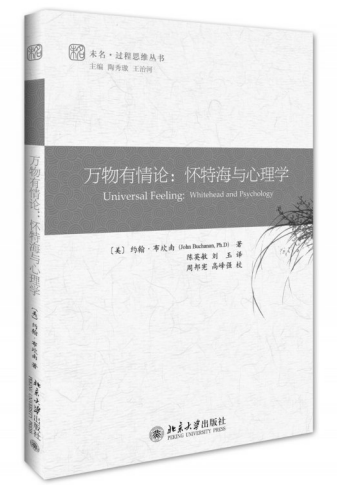
“空洞实在”,世界的神秘之美被消解了。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世界变得荒漠化了。留下的只有“空洞的存在”。这种“荒漠化”和“祛魅”的结果就是物质主义的横行无忌和虚无主义的四处弥漫。表现在社会心理上就是自私自利盛行,“焦虑和孤独感弥漫”(第197页)。

在这这样一个祛魅的宇宙里,不仅动植物生存艰难(想想大量动植物的物种的急剧消失),就是人类自己也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地方,更无法安顿自己的情感和灵魂。

而将离家出走的人类“重新置于作为我们家园的宇宙”,帮助人类重返美丽的家园,则是这种万物有情论的终极关切。(第196页)

正是作者书中所勾勒的美好愿景以及挑战困难的勇气与探索新知的态度使得我们坚定信念,排除众难,努力坚持了下来,希望布坎南先生的洞见与我们的努力能够与更多的对未知世界抱开放态度的读者朋友一起分享,一起思考探索,倘能如此,这十年的坚持也是终有所值的。

按照怀特海过程哲学的观点,整个宇宙“是一种面向新颖性的创造性进展”,过程在本质上是创造的。而创造是和观念历险紧密相联系的。怀特海认为,“纯保守的力量是和宇宙的本质相抵触的”,“一



《万物有情论:怀特海与心理学》,[美]约翰·布坎南著,陈英敏、刘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一版,39.00元

个种族要保持它的精力,就必须……敢于跨越以往稳健保险的成规。没有冒险,文明就会全然衰败”。这里的冒险并非是激进主义者的冒险,而是“对新的完美的追求”,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同时也是充满了享受与审美的过程。

而按照布坎南的阐释,“所谓冒险,就是转变我们自己,转变我们的文明,以便创造出一种文化和人的新型关系,一种与我们的地球母体的有机关系,一种对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新感觉”(第197页)。

希望这本译著能够让我们体会到这种“冒险”的快乐,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回家的路。倘如此,足矣。

## 我为什么“破例”推荐这本书

■卢昌海

“请允许我以自己的方式来介绍这本书,我的意思是从自我介绍开始。”——在为一本“雨果奖”科幻作品集撰写的序言中,美国作家阿西莫夫用了这样一句开场白。作为阿西莫夫的粉丝,请允许我效仿他,“从介绍我自己开始”。

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这类人给外人的印象也许是无书不读,其实却远比外人更深知“吾生也有涯,而书也无涯”的道理。拿我来说,我对自己要读“有涯”的一生里读什么书是相当挑剔的,到了“不惑”的岁数就更是如此。

这种挑剔导致了两条无形的规则:第一,一旦就某个题材写过一本书,就基本不读同一题材甚至相近题材的书——这是因为写书的过程往往是对一个题材兴趣透透的过程,而且在对一个题材了解到足以写书的程度后,宁愿在“无涯”的书海里多见点别的世面;第二,基本不读别人向我推荐的书——这不仅是因为别人的推荐与我的挑剔恰好相容的概率很小,更是因为推荐者的“醉翁之意”往往是想让所荐之书得到我的推荐,而出于这种目的推荐往往集中在我曾经写过的书,因而显得有所专长的题材上,这在推荐者大约是“投我所好”或“尽我所长”,却恰好会撞上第一条规则。

然而没想到的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向我推荐的一本名为《太阳王》(The Sun Kings)的书,居然将两条规则同时打破了。《太阳王》顾名思义,是与太阳有关的书,而我曾写过一本《上下百百年:太阳的故

事》,因此这本书显然撞上了第一条规则;而这本来自推荐,且推荐的目的正是想得到我的推荐,从而也撞上了第二条规则。

两条规则同时撞上,照说“婉拒”是唯一结局。然而在“婉拒”前的轻松里,我随意瞟了几眼编辑寄来的书稿,却没想到像希腊神话里俄耳甫斯(Orpheus)逃离地府时的回望,或《封神演义》里姜子牙被申公豹喊叫时的回头一样,一举改变了事情的结局。

我被书稿里的片言只语触动,居然读完了全书并坐下来写这篇推荐。

这本书的主要故事源自1859年9月发生的一系列神秘事件,那些事件在拙作《上下百百年:太阳的故事》里曾作过一句话的描述:“1859年9月,人类记录下的第一个大耀斑就是以它对地球的显著影响引起人们的注意的,它所发射的带电粒子流猛烈撞击地球磁场,产生极光一直延伸到赤道附近,使无数没有机会前往极地的人领略了一次天象奇观。”

这种描述是事后的视角,而《太阳王》采用的是当年的视角,因而透着神秘的氛围,并且详尽得多。

在当年,也就是1859年9月的大耀斑爆发那会儿,人类对太阳还知之甚少,除引力和阳光外,还没人确实知道太阳对地球的任何其他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在“无数没有机会前往极地的人领略了一次天象奇观”之前的一两天,有“太阳王”之称的英国天文学家卡林顿(Richard

Carrington)观测到的后来被称为“卡林顿事件”(Carrington event)或“卡林顿耀斑”(Carrington flare)的景象就不免有些惊心动魄了: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两个珠状的白灼光芒出现在一大群太阳黑子中间,光芒亮如闪电,但外形不是闪电般的锯齿状,也不像闪电一样瞬间即逝,而是一直闪耀……这并不是来自其他地方的反射光,而是来自太阳本身。卡林顿看得目瞪口呆,那两团光芒愈来愈强烈,最后变成如肾脏般的形状……

一般来说,在科普中读到这种近乎“密室细节”的描述会让我心生警惕而不是击节叹赏,因为很多不严谨的科普往往就是靠炮制此类描述博取眼球的。不过,《太阳王》这本书列出了大量原始资料,其中包括原始论文、当事科学家的回忆、相关人物的通信,以及皇家学会的记录等等。作者克拉克(Stuart Clark)则是天体物理博士,不仅具有理解和消化原始资料的能力,还长期为欧洲太空署(European Space Agency)、《天空和望远镜》(Sky and Telescope)、《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等知名机构和刊物撰稿,在严谨性方面当有足够水准。因此,出现在这本书里的细节描述在词句上容或有修饰之处(这也无可厚非,因大部分描述本就是转述而非引述),基本信息该是可信的。

回到卡林顿观测到的景象上来。根据卡林顿的估算,那两个“珠状的白灼光芒”在短短5分钟内就

跨越了50,000千米(约相当于并在一起的四个地球)的距离,从而是极度恢宏并且对当时的认知来说是相当离奇的。太阳上出现离奇的光芒,一两天的地球上则出现离奇的极光(以及很多其他电磁现象),两者在时间上的接近是纯属巧合还是存在因果关联?这一问题引起了天文爱好者的兴趣,《太阳王》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它详细描述了天文学家们寻找答案的历程。这个历程曲折、艰辛而又乏浪漫,作者的文笔颇有散文般的优美。比如像下面那样的天文学家生活“写真”对科学爱好者来说该是颇有魅力的——当然,这种魅力只有依附在如这本书所具备的那种翔实资料的基础之上才是可取的:

在船上,天文学家们每天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估算所处位置的经度和仔细观测经过太阳表面的黑子群。……傍晚太阳从天空下落后,他们互相比赛,看谁先能在暮光中看到水星像针尖一样的光芒。然后他们观看着地球附近的尘埃云反射阳光形成的黄道光,还有遥远的群星汇集到一起的光芒,也就是银河。日复一夜他们在甲板上散步,注意到北极星渐渐在他们身后下落,不熟悉的南方星座在前面出现……

对我个人来说,阅读这本书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小收获,那就是我在拙作《那颗星星是在谁图上:寻找太阳系的疆界》中介绍海王星的

发现时,曾写过这样一个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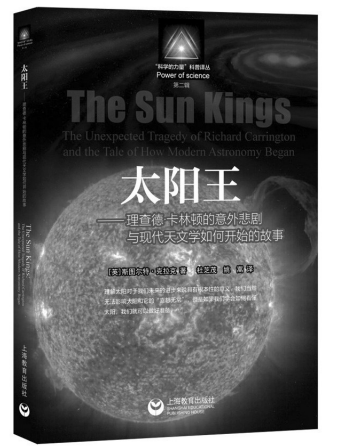
我个人觉得奇怪的是:史料中没有任何有关那段时间小赫歇耳本人从事新行星搜索的记载,以他的家世背景(父亲是天王星的发现者),如果他真的对亚当斯和勒维耶的共同预言有那么大的信心,为何没有亲自搜索新行星呢?

那是我的一个疑惑,那个疑惑在当时所查的资料中不曾解决,却在《太阳王》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那答案就是:19世纪30年代,小赫歇耳(John Herschel)曾在条件艰苦的非洲从事过长达数年的天文观测,结果得了风湿病,回欧洲后放弃了天文观测。

关于《太阳王》这本书的其他内容,这里就不介绍了。这本书优美而翔实,书中涉及的物理在拙作《上下百百年:太阳的故事》中多有涵盖,但因侧重点的差异,拙作中的那部分内容集中在一章之内,故而高度浓缩,偶尔出现的人物也形同“挂名”,在这本书里,他们都被展开成了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某些经历、事迹的某些发展甚至有小说般的悬疑,介绍了会有“剧透”之嫌,因此不如留给读者自己去享受。

在结束推荐之前,也容我略谈几点在我看来稍可商榷的地方。

其一,这本书的书名《太阳王》很气派,以中文而论也基本贴切——因主要人物卡林顿有“太阳王”之称。但它的英文书名The Sun Kings乃是复数,意味着某些其他人



《太阳王:理查德·卡林顿的意外悲剧与现代天文学如何开始的故事》,[英]斯图尔特·克拉克著,杜芝茂、姚高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35.00元

物也荣升为了“太阳王”,那样的“荣升”不仅缺乏依据,似乎也并无必要。

其二,这本书的尾声叫做“磁星的春天”(Magnetar Spring),介绍了与距离我们50,000光年的一颗“磁星”(magnetar)有关的一次伽马射线暴(Gamma ray burst),随后则以“卡林顿……”之后差不多150年,天文学家们得以第一次瞥见磁星的春天”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全书。这在我看来是不必要的天马行空,也是不必要的“春意”——因为除了都涉及磁场外,“磁星”乃至“磁星的春天”跟这本书的其他内容实在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

但这些所占的文字比例都极小,不影响这本书的实质内容,因而瑕不掩瑜——且某些“瑕”或许还是见仁见智的,不妨碍我愿向大家对这本书。

## 博物视界

## 关于身边的植物,我们了解多少?

■王 驰

2017年最后两天,小区里还偶尔能看到地上躺着个把褐色“小灯笼”,而一两个月之前,院子里几乎满地都是。

多少年了,每到岁末,相同的景致从来没有像今冬这样让我停下匆匆的脚步,蹲下身观察它们,欣赏它们,赞叹它们。我甚至拾起了几只带回家,轻轻地打开,想探究内里的秘密。

原来,干净利落悬挂在里头的三两颗黑亮亮的种子是可以用来穿成佛珠的;原来,这黄豆大小的种子还隐藏着两片卷着的子叶;原来,褐色的“小灯笼”被称为蒴果,它们曾经鲜红过;原来,鲜红的果实,风头盖过了谦逊低调的花朵……

这里说的是栾树。如果没有读到《一城草木》,栾树对于我,就是写着树名,挂在树上的一个小标牌,至多,是夏日骄阳下扯起的一把把超大的遮阳伞。

因为工作关系,2017年年初,正为环境版《博物志》专栏寻求稿子的当口,幸得几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博物学文化丛书”,清华才女、如今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工作的陈超群的《一城草木》是其中之一。

翻读数篇,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全书涵盖300种“岭南草木”,其中不少是平常熟知的,紫薇、薄荷、朱槿、月季、桂花、杨桃、含羞草、牵牛花、爬山虎、夹竹桃、向日葵、马兰头、芒果、芭蕉等等,当然还有栾树。但我们对这些生在身边的植物又有多少的了解呢?

讲述寻常植物不寻常的身世和故事,需要作者的挖掘功夫和叙事本领。

我们更熟悉不过的牵牛花,小喇叭花,按照《一城草木》的分享,在日本被称作“朝颜”,跟樱花一样,是生命的最高形式,美得极致。因而,牵牛花常常出现在日本文学中,用以感叹生命的短暂。“朝颜,顾名思义,清晨之容颜。牵牛花开花很早,天空微亮时就在清晨的晨曦中展露了芳华,然而到了中午,它便开始黯然收缩。”或许是自己正处于生命中的一个坎儿上,陈超群对牵牛花“刹那芳华”的感悟以及她看到兴致勃勃的小朋友搞花吹“喇叭”表示出的容忍和顺其自然,都让我产生深深的认同和共鸣。

阅读过程中,更多的是意外,是惊喜。贯穿整本书的关于“植物智慧”的打撈,每每读到,都禁不住掩

卷细想,多神奇的造物,多奇妙的世界啊!

千万不能小看花花,千万不能小看种子,它们都长有“脑子”。

你看,为方便蝙蝠传粉,南方常见的一种结有硕大长条形果实的吊瓜树的花,只在黑暗中开放。

深圳市花三叶梅,也叫杜鹃鹃,真正的花只有米粒大。而看似色彩鲜艳的“花瓣”,实则是杜鹃鹃叶片,不嘛,浓郁的紫色背景上,粗细有致的叶脉清晰可见。无他,以此吸引蜂蝶前来传粉。

即便是对付天敌,植物也深藏妙招。陈超群观察翅荚决明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蚂蚁似乎特别喜欢翅荚决明,她每次观察,都能看到有蚂蚁在枝干上、花朵中忙忙碌碌,一直以为蚂蚁喜欢吃翅荚决明。翅荚决明就是这么聪明!陈超群从不吝惜对草木的赞誉。

植物的种子似乎更具有智慧。为了将种子传播得更广更远,

植物练就了三十六计,有的靠阳光来炸裂果荚,有的用色香来诱惑动物,有的乘风远去,有的随波逐流……鬼针草采用的是借力搬运法——只要你与它擦肩而过,你就不知不觉中给它当了一回搬运工。”

将智慧运用到极致的,应该算向日葵吧。

最能引发美感的黄金比例和与之相关的黄金数列(又叫斐波那契数列)或许我们并不陌生,但如果剥开葵瓜子,你会发现这种让人惊叹的黄金螺旋排列可能就未必尽人皆知了。《一城草木》用文字和图片呈现出向日葵状花黄金螺旋排列的大美效果,说明如此尽量紧密的排列,保证了花朵吸收最充足的阳光,能在有限的空间铺排最大数量的种子。这是植物进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长经验。

植物需要积累经验,像作者这样的“植物控”同样需要。

与笔者自己先天不足的儿时植物记忆相比,陈超群从小就和各种野花滚在一起,从小就小伙伴们玩“实弹大战”般的苍耳游戏。书中多处记录她童年的“春天记忆”。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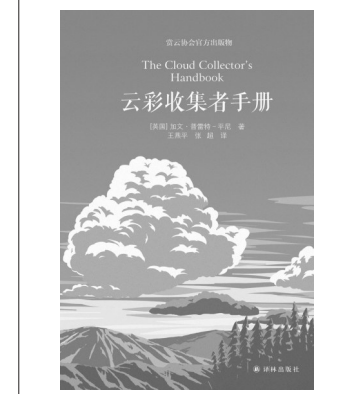
《一城草木》,陈超群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58.00元

这一爱好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更走心,更专业。遇到不认识或者似是而非的植物,她会想方设法查证,了解其名称、习性及文化历史背景。在没有任何方便可用的搜花APP的时候,她对这种查证过程却颇为享受。

“学习植物或者说踏入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常年的耐心与坚持。”陈超群秉承并践行的这种朴实的观念,最终将这沉甸甸的博物学图书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毫无疑问,2018年,我将和栾树相约,不只在它果实累累的秋季,更要在它易于被人忽略的花季。

## 本版推荐



《云彩收集者手册》,[英]加文·普雷特-平尼著,王燕平、张超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3月第一版,45.00元

本书是著名气象爱好者组织——赏云协会的官方出版物,由会长加文·普雷特-平尼执笔,105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赏云达人供图。这本精致小巧的书介绍了46种云彩和大气光学现象,从太空边缘的神秘极光云,到我们周围的重重雾霾,都在这本手册之中。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云彩的名称、特征、形成原因,学会鉴别云彩的种类,我们通过观察云彩可知何时需要带伞、坐飞机时和陌生人也不难找到话题……